

而在经济方面，双方大多采取记账易货贸易方式，中国工农业产品以友谊价换回朝鲜海产品和矿产品，同时朝鲜也尽其所能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帮助（如从苏联和东欧引进的化工生产线、车床等）。1974年，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“中朝友谊输油公司”在中朝边境（经由鸭绿江）建成长达11公里的输油管道，专向朝鲜输送石油，而石油的供给量由设在丹东市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，它直到今天都对朝鲜经济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。那段时期，中朝两国经济建设的相似性也极高，当中国出现“多快好省”建设运动后，朝鲜也展开类似的“千里马”运动；中国提倡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，朝鲜则出现“工业学大安，农业学青山里”。

这段交往中，不能不提的当属神秘的“十三号工程”。随着朝鲜面临外部安全威胁加大，特别是羽翼日渐丰满的半岛南半部不断鼓吹“北进统一”，朝鲜向中国政府提出加强国防建设的请求。1971年9月6日，中朝在北京签订无偿提供国防技术成套大项目的协定，确定中方提供国防技术装备全套部件和图纸，并帮助朝鲜建设新工厂。按中国历年援朝项目排序，该项目被列为“十三”，故称为“十三号工程”，它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，金额和规模仅次于援建非洲坦赞铁路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人民海军和上海江南造船厂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。据亲历者回忆，为了保证援朝产品质量，江南厂不仅组织了244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，分17批赴朝进行技术指导，还抽调国内罕见的自动

电焊机，提供焊丝，支援朝鲜同志生产。“那时候，印象很深的是妈妈给我们姐妹带来一些味道独特的参糖，后来才知道是朝鲜同志赠送的。”一位报社同事曾向记者透露了这个罕见的细节。为表示感激，朝鲜政府不顾别国威胁，安排中国航空专家系统考察了本国空军装备的米格-21PFM全天候歼击机，并向中方赠送火箭弹射座椅、雷达、发动机等实物，使遭到技术封锁的中国航空工业得以接触到先进技术。

不可否认，上世纪90年代，受国际形势影响，朝鲜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，国内发起“苦难行军”运动，同时还要打破超级大国所施加的外交孤立与封锁，在此期间又爆发了半岛核危机。尽管如此，身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，同时也是与朝鲜有深厚传统友谊的邻邦，中国始终坚持以心相交、以诚相待、守望相助、共同奋斗，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拨杂音没有干扰到两国的正常交往，“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，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锚，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。”新华社最新的评述如此定义。

据韩国《时事周刊》援引韩国国政监察的资料表明，1999-2002年，

中国向朝鲜提供175万吨石油，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，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到472167吨石油。至于粮援，对朝粮援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，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欧盟。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，2005年，中国援朝粮食达53.1万吨，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%。而在朝鲜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，中国还会追加对朝援助。例如在2005年7月，朝鲜发生特大洪灾后，中国共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、药品以及1万吨石油无偿援助。

本世纪以来，中朝除了加强经济关系，同时加强在民间领域的交往，将“民心相通”提升到更高层次。日本《外交学者》杂志记者彼得·马丁曾多次造访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，“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许多丹东人对朝鲜人的尊敬与好感，西方人所希望的负面答案，很难从丹东市民的口中传出”。作为每天能望见江对岸的普通人，他们清楚地看到朝鲜，许多人一直从事跨江边贸，更多人告诉马丁：“他们的确不是很富裕，没有我们发达，可那又怎样，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，嘲笑人家有意思吗？”更让马丁印象深刻的是，在丹东，人

下图：
（左）2019年4月，朝鲜著名古刹——妙香山普贤寺的景象。
（右）2019年2月23日，从朝鲜马息岭滑雪场的索道缆车上俯瞰滑雪场。

